

通海垦牧公司“挡浪墙”与水泥堤

□张廷栖



清末状元、爱国企业家的典范张謇先生为了国计民生，同时为大生纺织企业的原料，创办了全国第一所农业股份制企业——通海垦牧公司。公司的围垦，从北至南分别为一至七个堤。在一堤的东北，所作海堤就处于风口浪尖！大潮一来，东北风一刮，潮趁风势，海浪特别大。龙王庙海堤经历了时筑时破，时破时筑的艰难过程，由土堤到石堤，再由石堤到板堤，历经三十多年，一直到改为水泥堤，围海堤岸才稳定下来，有效地保护了一堤的围垦。为弘扬张謇为首的开拓者的拓荒精神，黄海之滨现在建有“挡浪墙”遗址公园。

“挡浪墙”名称的提出，据现有资料最早见于《特来克在南通》一书：“1. 龙王庙海堤挡浪墙，位于启东石堤乡海堤，长400米，为混凝土墙，至今存在。”从此，“挡浪墙”之名，纷纷引用。由张謇邀请特来克设计，也广泛传播，直至如今。

“挡浪墙”的设计者究竟是谁？张謇为了南通的保坍事业，请来了荷兰年轻的亨利克·特来克，为南通水利会的驻会工程师，负责保坍工程外，还被聘为建设南通水利工程。由特来克设计的这一

推理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可能性，可是最终还得需要有一定的根据。

如果是特来克所设计，那么所谓“挡浪墙”始建时间一定在特来克从1916年4月到南通至1919年8月殉职之前的时段内，否则就可以排除。这就关系到筑海堤的历史。在通海垦牧公司就职长达40年的邱云章，有《通海垦牧40年》的回忆文章，比较完整地叙述了整个工程。他在“筑水泥堤”一小节中叙述一堤东圩堤岸工程，由李伯韞和徐嵩如先后负责，经历了十四五年，已经到了民国四五年了，是特来克来南通之前。

徐嵩如以后由徐翼才接管，邱云章说徐翼才“代管之初，仍是土堤外抛石堆积，几个大潮汛即冲散，冲散后再整理、堆积。如此三四年，整理费用多，损失大，不合算，改为板堤挡潮。”也就是说抛石挡潮的石堤大约在1919年前后就结束了，开始用板堤，即洋松板挡潮的时期。至此，尚无以“混凝土墙”的水泥堤出现，这就彻底否定由特来克所设计这一说法。

所谓“挡浪墙”，即水泥堤究竟何时所建？邱云章继续说：“板堤建成后，大潮涌来，洋松板被浪冲断，有的整片整片地被刮走，因此板堤工程也失败了。”这得到张謇有关文字的佐证，在《通海垦牧公司第十八届说略》的附录中描述板堤失败的情况。

邱云章又说：“徐翼才在经手板堤工程的五六

年中有舞弊行为。……后来徐自动离开公司。”“我接替了徐的工作。我搞木板堤4年，……除原先板桩外，又加了2尺长的铁螺栓，外有撑桩，内有拉桩，却并无效用，最后改为水泥堤。”

徐翼才约在1919年左右开始把石堤改为板堤，做了七八年，到了邱云章手上又做了三四年也都失败了，然后改作水泥堤。这样算下来筑水泥堤的时间已到了二十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了。关于筑水泥堤的时间，邱云章还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，说“造水泥堤时江知源已去世。”江知源是1939年逝世。这与上面的时间基本一致。邱云章接着改筑水泥堤：“该堤由南通祥兴建筑公司于育之承包。于育之是建筑工程师，骑岸镇人，当年50多岁。该工程由他设计。”

所谓“挡浪墙”即水泥堤的设计者真相大白，并非特来克，而是本地工程师于育之。邱云章还回忆道：“水泥堤的建设是程尔治和我共同决定、计划的。由于程尔治有病，住七堤家中养病，实际工作落在我的身上。”

“挡浪墙”应该恢复原来的名称“水泥堤”，堤岸尚未发现有以“墙”来命名的。通海垦牧公司先后以不同材质筑海堤，分别为土堤、石堤、板堤，最后筑成水泥堤，从此保持围垦的土地不受海浸，反映张謇先生为首的前辈艰苦探索的一个完整的历史过程，这一过程对后代有深远的教育意义。

(作者单位:张謇研究中心)

乌镇的雨

□陶晓跃

走进乌镇，就下起了雨，置身于绵绵春雨中，便有了一种新的感觉。乌镇的雨是有色的。

是灰黑？一排排临水而筑的木楼，延伸于水面的玄色水阁，流淌着墨韵；鱼鳞状的黛瓦，在屋脊上连绵起伏，轻弹着吴侬软语；还有悠悠的乌篷船，竹篙一点，木橹一摇，便流动在水上。那抹抹的黑，俨然是一幅幅经典的水墨画。

是青绿？石岸上的杨柳一棵棵玉立，万千的枝条排成诗的行列，雨水在枝叶上轻滑，低吟着春天的声音；白色的墙垣，自上而下挂满了常青的藤蔓，藤上的叶子抖动着身子，曼舞着婉约的词风。还有石缝的细密小草，墙角的柔软青苔，不就是一首首唐人的绝句、宋人的小令？

乌镇的雨，还不停地变幻着色彩。屋前的杜鹃，红得悦目；屋后的翠菊，紫得赏心；还有瘦长的石板街道，游人撑起的斑斓花伞。乌镇的雨是有味的。

是茅老太臭豆腐？蘸着店家自酿的果酱，细品慢嚼，白嫩的豆腐味，夹杂着果酱的清甜，便飘散在雨中。站在石桥下，眼见一对情侣，穿着汉服，你喂他一块，他喂你一块，那味儿一定更沁人心脾。

是萝卜丝油墩子？店家限量的出售，最是让人垂涎欲滴。店前排出的“长龙”，立时成了雨中乌镇的另类景观。手拿了油墩子，迫不及待地咬一口，油沾在嘴上，萝卜丝留在齿间，而那味儿早就被风悄悄掠去，藏到了雨里。

还有吴妈馄饨、书生羊肉面，还有行走的老式木箱，串街叫卖的冰棍……

不经意拐进一个弄堂，走过一个小巷，里面竟是乌镇百年的白酒作坊。主人盛情地邀你品尝，抿上一口，先是觉出辣，过后，便满腹的醇香。难怪，乌镇的雨不时时氤氲着酒的气息。

乌镇的雨散淡随意，石板街的街洗净铅华，偶尔抬眼，却见木楼

上的一扇花窗开启，花窗的图案看不清，看清的是一个女子倚窗而望，那女子已不再青春，沧桑中依然透出一种秀美。一注注的人流从她眼中闪过，一帘帘的雨烟在她眼前飘过，可她只是静静地伫立，记忆着“季节里的容颜如莲花的开落”。

对了，乌镇的雨也是有记忆的。这记忆属于木心。读过木心的散文《乌镇》，那是漂泊他乡52年的游子，回归故里的探访，几多的欢喜，几多的迷茫，几多的失落；那更是当代文化的奇才，对精神归属的探访。“童年”“回家”，自此，便成了木心心中最具分量的字眼。

大街小巷，市井的杂乱声响；小桥流水，水乡的诗情画意；以及烟雨、人家，都成了木心永远挥之不去的记忆。

这记忆属于茅盾。茅盾故居，静默于街角，那是一幢旧色的老楼房，据说是当年茅盾亲手设计。茅盾曾几度回乡奋笔疾书，讲述着《林家铺子》《秋收》《残冬》等等的旧事，他将乌镇的风土人情融入作品，也将自己人生的理想渗进生命。

而今这位中国现代文学的巨匠，手植的棕榈，依然蓬勃向上；浇灌的天竹，依然向天而歌。

这记忆属于六朝的昭明太子。当年他随老师沈约在此读书，乌镇的雨，便让他沈约的文笔多了一份清新，多了一份自若。他编著的《昭明文选》，中国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，更是泽被了一代又一代的书生。

瞻仰“六朝遗胜”的石坊，眼见石坊上的雨，一滴，又一滴，那滴落的是朗朗的读书声，是醇醇的翰墨香。

这记忆还属于乌镇的百年邮局，还属于乌镇的国乐剧院。在邮局寄一封家书，有雨的低吟；在剧院听一曲评弹，有雨的低吟。

乌镇的雨哟，渐渐、沥沥。

孙支厦与“百卉园”

□冯璐

我还是孩提时的上个世纪50年代，某一日，父亲的几个老友，伴着一位古稀老人来到我家。依稀记得，老人瘦瘦高高的，精神矍铄，目光炯炯，身着长衫布衣，脚踏圆口布鞋，除了露出的白袜，全身上下一抹黑，儒雅之风，如影随形。

父亲招呼我们兄妹几个，一个个前来自那老先生“孙爷爷”，并鞠躬如仪。老先生满脸堆笑，用他那温温的大手，柔柔地抚过我们的头。当时感觉已经掉了两颗门牙，说话有点漏风。

后来我才知道，老先生就是鼎鼎大名的建筑师孙支厦。

孙支厦先生1882年出生于南通，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建筑师之一，是传统建筑向现代建筑过渡的代表性人物。经张謇推荐，其负责江苏咨议局（今南京警备司令部）的设计和施工。回通后，张謇委托他设计和施工了张謇私人住宅濠南别业、钟楼、南通图书馆、更俗剧院、军山气象台、伶工学社校舍等等。其中多处建筑成为传世经典之作、南通标志性建筑，通崇海泰总商会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两院院士吴良镛先生评价说，南通成为中国近代第一城，孙支厦功不可没。

我家房子不多，院子不大，因了花木盆景的簇拥，被称之为“百卉园”，孙先生是冯家的女婿，与我家的“百卉园”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孙、冯两家都在南通西南营，孙家老宅就在我家西南边，仅隔两条小巷，两家过从甚密，无论世事怎么变故，从没断过往来。父亲不仅酷爱京剧、古玩、字画，还与孙先生一样，对园艺、盆景情有独钟，孙先生虽比父亲年长近40岁，意趣相投使他们成了忘年之交。他们一老一少，往来不绝，常常清茶一杯，促膝而谈。父亲视孙先生亦父、亦师、亦友，对先生恭敬有加，执长者礼；孙先生欣赏父亲的恭谦为人，和对园艺、盆景艺术的无师自通，夸父亲“天性、悟性，贯通其间”。

我家祖宅是深宅大院，因了时代的变故，除了长兄，我们兄妹四个都出生在祖屋北侧的掌印巷小院里。小院坐北朝南四间主屋，东侧两间厢房，南侧分别为餐室和厨房，中间是一个不大的院子。刚搬过去时，因为久无人居，院内杂草丛生，瓦砾遍地。经过父亲的几年拾掇，及至我上小学时，已经花木扶疏，盆景满园。

孙先生随身有一马师傅不离左右，我们称其“书童”，他为先生端茶接水，亭立一旁，笑而不语，父亲赠予先生的盆景、古玩，总由他接过、带回。一次，孙先生和一班文人墨客在院里喝茶聊天，突发奇想要给院子起名，你一言我一语，最后孙先生“拍板”——“百卉园”，此后，父亲自嘲为“百卉园丁”。京剧票友聚会的朝北小屋，孙先生赐名“清音室”。

孙先生工于建筑规划、设计，又长于园林艺术和庭院风水，他不仅仅是“百卉园”的座上宾，更是“百卉园”旧貌换新颜的策划者。“百卉园”本是普通的小院，无奇的花草，浸润着先生的知识、智慧、心血，一角一径、一石一花，竟然透出了雅韵奇趣。

先生说，庭院忌讳“一目了然”，指点父亲，用镂空花墙作隔断，中间开一小门，把偌大的院子分成大小两个院子，其间辟一小径，蜿蜒通向餐室背后。孙先生有言，中式庭院宜用砖、石、木、竹，不可瓷砖、混凝土新型建材。父亲心有灵犀一点通，骑部旧自行车，带几个蛇皮袋，走街串巷，甚至到江边，捡回石块、鹅卵石，以卵石铺就小径，以乱石铺设地面，靠墙以参差错落的石块勾边，设异形花坛三个。

院内哪里栽什么，怎么栽，孙先生也都一一指点。跨进大门堂，迎面一棵数十年树龄五针松，冠盖如云，盘根错节，似作迎客。古松斜背，青桐冲天，亭亭玉立，寓意凤栖梧桐，福祿寿喜。南墙根背阴处，以南天竹遮掩邻家断垣残壁；东南墙角，植以水芭蕉；西角花坛，一丛寿星翠竹配以石笋；内墙以道劲金银花攀附而上；门堂至厨房的通道，栽植葡

萄，设架遮荫。正屋对面，花架层叠，错落有致地摆满了父亲剪扎的各式盆景，按孙先生“丈山尺树寸马分人”比例要求，于盆景中点缀假石，配以泥塑人物、马牛、鸟鹤，方寸之间，顿生情趣。

经过孙先生和父亲20多年的苦心打造，小巷深处的普通小院——粉墙黛瓦的老屋，格子的扇门，雕花的木窗，与满园的花木盆景相映成趣，满目生辉，“百卉园”在父亲朋友圈和我们兄妹同学圈里，闻名遐迩，宾朋不绝，著名花鸟画家高冠华曾在院里作画，旅美画家顾乐夫曾来写生，为孙先生画肖像素描，新朋友老友无不感叹——咫尺院落而曲径通幽，草木葳蕤而古风徐来！

孙先生和父亲还有同一嗜好——花花草草，尤爱蒲草。先生曾说，玩花草的极致是玩草，蒲草不仅奇雅，且沁香安神。父亲栽植了宽宽窄窄、长长短短的蒲草，有二十多个品种，配以各式小盆，植于石水之间，看似普通的小草，生出不尽之雅趣。至今，有一幅画面定格在我和兄妹的记忆——“百卉园”中央，2尺半见方的青砖桌上，置一碎瓷小盆，经典蒲草“虎须”，绒绒而直，翠翠透金。孙先生和父亲端坐石墩，膝依膝，头靠头，观赏把玩，父亲一手托起蒲草，一手横执竹筷，送到父亲鼻下，先生深深一吸，眯起双眼，笑露舒展……

后来，在那特殊的年月，几拔特殊的人物，横扫“百卉园”，两百多盆大大小小的盆景精品，砸的砸，拿的拿，荡然无存。此后，孙先生常常和父亲端坐院内，茫然无措，四目相对，默默无言……不久后的1975年，孙先生以93岁高龄，溘然离世。

万象更新的年代，父亲的最大愿望，就是让先生和他心造的“百卉园”姿容重现，父亲常常一边整理砖石花草，一边喃喃自语：“院落不整，对不起孙先生呐！”

那时候，我经历8年的插队，已在如皋安

居乐业。花木之乡的如皋，给父亲的晚年，平添了些许乐趣。父亲经常来如皋观赏园林，切磋技艺，选购盆景材料；我回南通省亲，也经常带些花草给他。父亲受孙先生熏陶，点化，胸有诗画，手下成景，平凡草木，剪扎成趣，经过父亲几年的精心打理，“百卉园”终得生机重现，在孙先生构筑的基石之上，锦上添花。

那以后，不仅父亲的新朋故知、文人雅士纷至沓来，外地、本地的画家、学生也常来写生，还有许多摄影、摄像的“不速之客”推门而入。“百卉园”盆景、景观的画面，常常出现在画册中、影展上。旅美画家顾乐夫，亲绘父亲戴草帽、荷花锄的素描；书画家达云万有感而发，亲题“一片花荫，几声鸟语”，赠与父亲；我公公每来“百卉园”，总是流连忘返，曾撰联并亲书“四时笙歌清音室，三春花满百卉园”，装裱后至今挂在室内。友人院里聚谈，总是不时忆起孙先生当年勾画“百卉园”的情景。

冯家后辈，无论是在南通还是远离家乡的，无论是在南京、上海的，还是远在美国、澳大利亚的，时日越是久远，越是魂牵梦萦“百卉园”，越是恋着它的一花一草，一砖一石。逢年过节，总要回通来到“百卉园”，看看，聚聚，住住。“百卉园”已然不仅仅是物化的庭院，而是情感的寄托，心灵的依附！

南唐后主李煜有词曰“林花谢了春红，太匆匆”。孙先生辞世已40多年，父亲也已作古20周年。星移斗转，人非物亦非，那棵青桐，因遮天蔽日，只好忍痛锯了；那棵五针松，也因撑得小院无以容身，“远嫁”如皋，成为一位园艺家的镇园之宝。“百卉园”昔日的辉煌和雅韵，已难完美再现。幸赖兄妹创建“百卉园票社”，京韵琴声，悠扬在“百卉园”；兄妹、后辈悉心照顾，侍弄浇灌，呵护着“百卉园”；跟着世事的更新，“百卉园”将注入新的风韵！

凝聚了孙支厦先生和父亲殷殷之情的“百卉园”——我永远的家园，我永远的思念！



童年
□曹小平